

艺苑

## “红”粉知己：冯其庸与宋惠民

| 王梅芳 文 |

冯其庸生在江南无锡，是中国著名的红学家、西域研究专家，又是成就的书画家，也是出色的诗人。宋惠民生在东北长春，是油画家、美术教育家，中国全景画的发轫者。两位艺术家同样拥有天心月明的性情、独特的力量和才华，在各自的领域完成了自我，成为时代的佼佼者。

因为曹雪芹的原因，不同领域的这两位精英，成为了好友知己。

提到已去世的老朋友冯其庸，宋惠民说：“冯先生那人，我特别佩服，他晚年所研究和关注的西域，是冷门，都在大众的视线之外，在荒凉的罗布泊，这工作本不是一个80多岁的人去做的，但冯先生偏就做成了。我们交往几十年了，他从来不说虚头巴脑的话，为人真诚实在。他研究考古，却从来不收藏古董用来谋利，他只做研究，是真正的大学者，病重期间还在床上修改自己的手稿……”

宋惠民佩服冯其庸的，不仅是他的知识和学养，更有他的生活和性情超越了一般文人的生命宽度。他们俩结缘在1984年，那一年，宋惠民正在构思创作油画《曹雪芹》，于是，天天泡在图书馆，除了《红楼梦》文本，还参阅了大量冯其庸对《红楼梦》的研究成果，宋惠民便在冯先生红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获得了构思油画《曹雪芹》的基本元素，最后在北京香山获得灵感，成功塑造了曹雪芹的油画形象。这幅油画后来被中国美术馆收藏，获得1986年全国美展铜奖。

就在宋惠民先生沉浸在冯其庸先生的红楼世界之时，冯其庸到“鲁美”来了。

原来，冯其庸曾多次到辽宁来考察曹雪芹与辽宁的渊源，这一次冯其庸到辽阳曹雪芹祖宅考察，他去辽阳需要先

飞到沈阳，再转火车前往。辽宁博物馆馆长、鉴赏家杨仁恺与冯先生交好，冯其庸每次来辽宁考察，都由杨仁恺陪同协助。杨仁恺知道宋惠民因画曹雪芹的缘故，与冯其庸神交已久，便在冯先生这次来沈阳之际，促成了他俩的会面。

冯其庸长宋惠民13岁，他们俩相见恨晚，惺惺相惜。1986年，宋惠民任鲁迅美术学院院长，将冯其庸、杨仁恺两位先生聘请为鲁迅美术学院的客座教授，这也是“鲁美”第一次聘请专业之外的专家做客座教授，冯其庸、杨仁恺两位先生不定期给“鲁美”学生做学术讲座。

冯其庸非常忙，宋惠民也不闲着，从1986年开始，历时三年组织创作了中国第一幅全景画《攻克锦州》，经常在锦州全景画现场，所以，两位先生并不能常见面，但情感却特别深。

冯其庸所有的国画、书法都在“鲁美”国画系客座教授郭延奎那里装裱，所以，郭延奎就经常进京到冯先生那里。每次，冯先生都会关心地打探宋惠民的近况，托他带回对宋惠民的问候。

2006年，宋惠民萌发了为冯其庸画一张肖像的念头。说给冯其庸之后，冯其庸拒绝了，说自己没到让人画肖像的时候。冯其庸这种谦虚的精神更加坚定了宋惠民的决心，见面就跟冯老说这事儿，他还是婉拒，宋先生说了好多次，冯先生最终答应了。

宋惠民开始着手冯先生肖像画的准备，两次赴京到冯先生家，与他见面并拍摄一些照片。这件事看似容易做着难，冯先生阅历丰富，一生的故事，一身的成就，与当时创作《曹雪芹》时一样，宋惠民遇到了怎么画和从哪里入手的问题。宋惠民在阅读一部冯其庸的大西部摄影集《瀚海劫尘》和一些野外

考察的照片时，看到了冯先生的精神和风骨，灵感来了。冯先生对西域的研究比之于《红楼梦》更是曲径通幽。于是，宋惠民从西域着手，顺畅地完成了这幅肖像，起名：《冯其庸一流沙梦痕——楼兰》，完成了宋惠民的一桩心愿。宋先生是怀着深厚、真切的情感，充满激情完成这幅作品的，创作的过程，也是画家与被创作者心灵对话的过程，自然这幅作品也是宋惠民最为看重的作品之一。

宋惠民与冯其庸更奇特的一次缘分，发生在2012年5月8日，冯其庸的个展《冯其庸九十诗书画展》与宋惠民的个展《诗心化境——宋惠民油画作品展》，同时在中国美术馆开展，而且展厅还挨着。宋惠民创作的冯其庸肖像画，被陈列在展厅正中醒目的位置，不仅可以让参观者第一时间一睹冯其庸的风采，也体现出冯其庸在宋惠民心中的分量。宋惠民的这次个展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宋惠民油画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与回顾，是宋惠民唯一一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画展，也是他艺术人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情。冯其庸的个展，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次展览，大部分作品是他近年来的新作。两位先生难得有这么长的时间在一起见面交流。

2017年，冯其庸先生完成了在人间的使命，圆满离去。2019年秋，宋惠民与夫人陈桂芝受凤凰美术馆邀请到无锡举办《诗境花语——宋惠民陈桂芝伉俪作品展》。宋先生来到无锡，来到冯其庸的家乡，与冯先生交往的情景一幕幕浮上心头，宋惠民和夫人一起到无锡的冯其庸学术馆参观，缅怀昔日老友。虽然斯人已去，但正如李商隐一句诗所说：星沉海底当窗见。宋惠民与冯其庸的友情，长存。

忆林

## 针线箩

| 石惠泉 文 |

针线箩，由藤条编织而成，所以俗称“藤匾”，式样、大小跟搪瓷脸盆相仿。不过，我家和许多人家的针线箩，是由竹子编织的。里层由竹篾所编，如同篾席，平整光滑；外层的帮，由细竹梗精织而成，底部由相对较宽而厚的竹片穿插相扣，因此，很硬扎。整体是紫红颜色，赏心悦目。

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每家都有一个针线箩。针线箩，对于女人，说得浪漫点，是“伴侣”，只要有空闲，她们就如影随形，有点像俗话说，“乡下小夫妻，一步不离弃”。说得实际点，是“工具箱”，里面有线板，线板的凹口里绕着棉线，白的，青的，线上插着多种缝针，缝针后面拖着一段棉线。有纳好一半的鞋底，还有针箍、剪刀、铁夹子、尺子、划石、老花眼镜以及零零碎碎花花绿绿的布料……这些东西把藤匾装得满满的。说得诗意点，是“珍宝盒”，里面藏着女人的聪颖，女人的灵巧，女人的耐心，女人的无私，女人对于生活的热爱。

吃罢中饭，洗刷的活交给丈夫，小儿子课间与同学追逐，不慎跌了一跤，手肘处的芝麻色衬衣蹭破了，皮肤上渗出血点子。女人嘴上骂小儿子太顽皮，心里却针刺般的痛。替换的衣服还有点湿，只得赶紧把蹭破的地方缝补好。于是急急地翻针线箩，找布块，布块贴住洞口，把毛边折进去，密密地缝了一圈。检查一下，是服帖的。小儿子穿上后，奔出门去。女人一边呼当心，一边擦额上的汗。

晚上缝衣，就从容多了。中指套上针箍，戴上老花眼镜。大儿子一条裤子右边的膝盖处快磨穿了，得缝贴，便到针线箩里找，只找到了一块，没用。必须有两块，必须同一种布，同一大小，缝补在同一位置，否则，看上去奇奇怪怪的。如同一双眼睛，一只大，一只小，或者一边有，一边无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大儿子二十二岁，应该可以谈恋爱了，好像村上有位姑娘跟大儿子凑得比较近。女人心里清楚，大儿子很希望有一条新裤子，但暂时条件还不允许，愧疚感像缝针刺着女人。如果再把不一样的布料贴到两个膝盖处，太对不起大儿子了。女人便从箱子里取出一卷碎布料，一块一块地找，最后找到了。女人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女儿的一件春秋衫腋下脱了缝，女人不想给她缝，不是重男轻女，女儿十五岁了，针线活应该自己学着做。针线活做得不熟练，做得不精致，今后嫁出去，会被瞧不起。因此，她把女儿叫到身边，让女儿自己穿线握针，她只是做些指导。

在女人和女儿之间，是一盏油灯，一个针线箩。油灯的光虽然不很明亮，但和顺，不刺眼，似乎在打量着面架子相近的母女俩。针线箩为母女俩的专心致志所感动，因而忠诚地守候着，随时准备把需要奉献给她们。女人针脚细密，匀称，不细看，很难分辨是手工还是缝纫机缝制的。女儿动作还有点生涩，缝缀得有些粗疏，但在母亲的指导下，进步明显。女人相信，用不了多久，女儿会赶上来，甚至超越过去。

下雨了，队里不干活，这是缝补的大好时机。女人捧着针线箩，设想要完成的内容很多。二儿子的两条长裤短了，得把原来的贴边放下来，再在里面缝上一条贴边。丈夫的一件线布罩衫右肩出现一个洞，洞四周的布也已磨得薄薄的，该缝补上一块大一点的布。自己的棉毛内衣，不只是一个两个洞了，也得补一补，反正是穿在里面的，面料的颜色没讲究……为了干活舒服一些，女人搁一块门板，背靠墙壁，从针线箩里拿出线板、剪刀、针箍，翻寻出相配的布料，戴上眼镜，埋头干起来。缝补窸窣窸窣，应和着屋外小雨的淅淅沥沥。一道工序完成，女人用牙齿咬断线头，在缝针眼里重新穿起长线。女人是自信的，她不想去抽拉生活中长长的愁绪，也不想回望走过的坎坷。在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再三年”的岁月里，她尽管不能保证家人总是穿着新的衣服，但她要保证家人穿上温暖的衣服。缝缝补补，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，更有她把对家人的呵护、对家人的深情缝补进去的神圣。

远方的生活

摄影 熊莺

